

你不知道的《三國演義》



■《三國》書名由來具爭議性。

談起《三國演義》(下文簡稱《三國》),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,但原來大部分人對《三國》的認識都不是來自閱讀,而是各種流行媒介,年輕一代亦普遍未曾看過原著。這種「認識」受到不同媒介的干擾,加上改編自原著的影視作品,容易令讀者誤信改編內容,《三國》儼然成為大家眼中既熟悉又陌生的古典文學名著。

現任三國志演義研究會(中國香港)主席黎必信博士憶述,小時候因媽媽送的一本「足本大字」《三國》而與之結緣。雖然當時他對三國時代毫無概念,但由於是媽媽送的禮物,只能硬著頭皮,啃着半文半白的文字,讀了一遍又一遍。

文: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梁文玲

黎博士精於研究《三國》,對於改編原著,他表示把文學名著以不同媒介呈現在讀者眼前的確有助推廣,但也不能忽略當中所衍生的負面影響。他謂:「有些作品會基於商業因素進行改編,令原著面目全非。例如小喬在原著中只是過場人物,說不上有重大的情節意義,但在電影《赤壁》中卻成為主宰赤壁之戰成敗的關鍵人物。這些情節上的改動,好處是符合觀眾口味,壞處是扭曲原著和歷史,令觀眾留下很多似是而非的印象。」

如此一來,似乎劇集不應對原著進行改編,但黎博士就以「桃園三結義」為例,說明改編或有助填補情節。「我想讀者都知道《三國演義》開首就是桃園三結義,劉備、關羽及張飛本是在圍觀募兵皇榜時認識,但舊版《三國演義》電視劇將之改成關羽及張飛因事打架,再由劉備勸交,最終三人惺惺相惜,方才結義。」這樣的改編一方面使結義行為變得合理,另一方面也為三人首次相遇增加了戲劇效果。

志》的註文中都有提及,而羅貫中精通《三國志》,很多我們以為是虛構的情節,其實是他參考史實寫出來的。

黎博士強調,雖然這些情節是真的,但小說用將領的「單挑」來解釋以弱勝強則是假的。他指小說中以弱勝強的方法不外乎「火攻」和「單挑」,「火攻」講求地形、風勢、天氣的配合,稍有作戰經驗的將領都不會輕易中計,但在小說中幾乎百發百中;至於「單挑」,我們不能否定古代戰爭確實存在兩軍將領陣前決鬥的情況,但問題在於有多少將領願意以身犯險到陣前與對方拚命?尤其是當我方兵力佔優時,就沒有冒險「單挑」的必要。」他解釋,小說借助「單挑」來解釋以弱勝強,是受到宋元以來戲劇的影響,基於演出的限制,難以在舞台上展現千軍萬馬交鋒的場景,所以只能將戰役濃縮為兩軍將領的決鬥。



■黎必信博士

內頁都明確將《三國演義》的著作權歸於《三國志》的作者陳壽,而羅貫中是以編者自居。

他續說:「另一個更明顯的證據就是書名,《三國演義》其實只是簡稱,在明代絕大部分的《三國演義》書名都是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,其中《三國志》的『志』字是不可或缺的,整個書名的意思就是說編者意在將史書《三國志》改以較通俗的方式表達其內容,簡單來說,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是《三國志》的通俗化版本。」

雖然市面上有關《三國演義》的商品琳琅滿目,但黎博士坦言閱讀才是認識《三國演義》的主要途徑。他建議普羅大眾閱讀《三國演義》時,可從書中角色的成敗反思現狀,令《三國演義》蘊藏的智慧和能真正地古為今用。

小知識

是《三國演義》還是《三國志演義》?

中國古代小說「同書異名」的情況相當普遍,不少讀者大概都知道《紅樓夢》尚有《石頭記》、《金玉緣》、《風月寶鑑》等「別名」,卻未必知道《三國演義》也有別稱。據劉世德先生《夜話三國》的考察,明代以來《三國演義》就至少出現過《三國志演義》、《三國志史傳》、《三國全傳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四大奇書第一種》及《第一才子書》等另外七個「別名」,當中以《三國演義》及《三國志演義》為最多出版商採用,尤以前者自民國以來已成通行書名。就現存明清兩代資料所見,諸如《太乙山房文稿》、《在園雜志》等文人筆記已有使用《三國演義》之例,而在明清歷史小說的序跋之中,也多次出現《三國演義》之名,足證此書名早於明清時期已為部分文人接受,直到民國時期胡適等人沿用其名,遂流傳至今,可謂其來有自。

然而,我們不能忽略《三國志演義》方為明清文人廣泛接受的書名。明清文人對《三國志演義》文體性質的理解顯然與我們現代人不同,他們將其文體定性為「演義」,但現代人往往就直接將「演義」等同「小說」。事實上,「演義」作為文體,早於宋元時期已經出現,主要是一種「詳細敘述道理」的「解釋型」著述,而「三國」只是特定時代的代稱,理論上沒有道理可以解釋,反觀《三國志》作為史書,在中國傳統借古鑑今的思想基礎上是有大有詮釋空間的,正符合「演義」的文體要求,所以,學理上也只有「三國志」與「演義」的組合方能合理解讀書名。這一點大概不少明清文人能掌握,因此他們才會普遍使用《三國志演義》此書名,可現代人對「演義」文體普遍缺乏理解,也就未有懷疑《三國演義》此書名的準確性了。

然則,我們現在是否有必要將《三國演義》正名為《三國志演義》呢?從流通層面考慮,《三國演義》或《三國志演義》對普通讀者來說其實沒有分別,強行將前者切換為後者反而會造成混淆,實在沒有改名的必要;然從文化層面考慮,書名背後牽涉我們對該書文體性質的理解,而這種理解又是各種分析的前提,所以在專業層面,我們還是有必要讓《三國志演義》此書名作為「知識」繼續保存下去。

文:黎必信

黎必信博士有關《三國演義》的部分研究

《三國演義》近年以電視劇、電影、漫畫、電玩以至卡牌遊戲等媒介走進大眾視野中,成為青年人接觸經典名著的主要途徑。改編《三國演義》的影視作品為數不少,1994年央視的《三國演義》由鮑国安飾曹操、唐國強飾諸葛亮,其後亞洲電視購得版權播放,並請來馮兩努為劇集主持點評節目《三國啟示錄》,幫助觀眾理解名著,更將講稿結集成書,令馮兩努一炮而紅。2010年於內地播放的新《三國》由陳建斌飾曹操、陸毅飾諸葛亮,劇集雖然卡士強大,可惜因劇情背離原著而備受批評。無線方面則有《回到三國》、《洛神》和早年由鄭少秋主演的《諸葛亮》。導演吳宇森亦先後拍了電影《赤壁》及《赤壁II決戰天下》,由梁朝偉飾周瑜、金城武飾諸葛亮、林志玲飾小喬,《三國之見龍卸甲》則由李仁港執導,並虛構出曹嬰一角。

至於漫畫,陳某的《火鳳燎原》屬少數能成功打入日

《三國演義》的流行文化產物

本市場的香港漫畫,故事以司馬懿的角度刻畫三國局勢,2001年開始在《新少年》周刊連載,並推出外傳小說、線上遊戲和手機遊戲等周邊商品。舞台劇《火鳳燎原—亂世英雄》亦將於明年一月上演,由邵仲衡飾演呂布。日本漫畫方面,有山原義人及橫山光輝創作的《龍狼傳》和《三國志》,當中《三國志》更是連載長達15年之久,成為經典著作。此外,紙牌遊戲「三國殺」及高達模型「BB戰士三國傳」,同樣深受歡迎。

除了上述媒介之外,在語言中亦保留了與《三國演義》有關的成語,大家熟悉的桃園結義、草船借箭、三顧茅廬、樂不思蜀、三分天下,以至俚語「三個臭皮匠,勝過一個諸葛亮」都來自《三國演義》。可見《三國演義》不只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,隨着時代變化,它既成為了熒幕上的劇集、年輕人喜愛的漫畫,也滲透到我們的日常語言中,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

「單挑」孰真孰假?

讀過《三國》的讀者大概會覺得個人能力往往主宰戰爭的勝負,而「趙子龍單騎救主」、「張飛長坂橋退敵」和諸葛亮的「空城計」等情節皆為人津津樂道,但也為大家帶來疑惑,就是單憑個人力量,怎可能在千軍萬馬面前來去自如,以弱勝強?對此,黎博士指上述三個情節都是真的,有關內容在《三國

《三國》是虛構小說?

要說《三國志》與《三國演義》的分別,相信不少人會說前者是史書,後者是小說,這是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知識。可是,原來深入了解《三國》的成書背景及版本面貌,就會發現羅貫中是從史書角度出發撰寫《三國》。黎博士笑稱很多人都以為《三國》只是一本虛構的小說,但現存的明代版本封面或



■紙牌遊戲「三國殺」。



■BB戰士三國傳。



■馮兩努為《三國》電視劇點評,並將講稿結集成書。



■名家紛著書解讀《三國演義》。

走東走西

文:余綺平

希特勒的走狗

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,世界各地舉辦紀念活動之餘,有關二戰的書籍亦趁機出版。新書《戈培爾》(Joseph Goebbels)指出,納粹黨魁希特勒的最忠實信徒、跟隨希魔一起自殺的戈培爾,不但在二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,而且是希魔的「創造者」。

《戈培爾》作者隆格里希(Peter Longrich),是英國專門研究現代德國史的大學教授,他根據戈培爾遺留的日記,結合史實,替戈培爾的醜陋一生,再補上一筆。

戈培爾曾經說過:「只要將所有猶太人滅絕乾淨,才能解決猶太人問題。只要還有一個猶太人活着,他就始終會與德國為敵。因此,不能對猶太人講任何寬容和人道。」

戈培爾生於一八九七年,死於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前夕。他出生於小康家庭,父親任職書記。他因患小兒麻痺症,左腿萎縮,一戰時被拒參軍,大學攻讀歷史和文學,一九二四年他加入納粹黨。

根據戈培爾初入黨時的日記寫道:「思想簡單一點,愛情高尚一點,期待真誠一點,信念熾熱一點,說話謙虛一點。」由此看來,當時他還是頗為純真。

一九二七年戈培爾創辦黨報《進攻報》,擔任主編,加強宣傳納粹主義。兩年後,納粹黨任命他為宣傳部長。一九三一年在戈培爾的鼓勵和協助下,希特勒參加總統選舉。戈培爾陪伴希特勒周遊全國,替他撰寫演講稿,煽動民眾仇恨猶太人。

兩年後,戈培爾兼任國民教育部部長和文化院院長,控制全國媒體和藝術表演。他封報館,焚書,當中包括馬克思著作。英國《泰晤士報》書評文章指出,對後人來說,特別是對文明人來說,納粹時代是黑暗無比的年代。但對納粹黨來說,短



■希魔與戈培爾。

短幾年間可以由一個微不足道的組織發展至統領德國的大黨,戈培爾「功不可沒」。

《戈》書作者隆格里希精通德語翻譯,熟讀戈培爾遺留下來的日記,將他的生平和事業描述得極為詳盡精彩。而且,戈培爾目睹納粹的盛衰,是納粹年代最重要的證人。

戈培爾身材瘦弱,樣貌兇惡,曾經任職記者、小說家和劇作家。但《泰》報形容他是這些行業的失敗者,他最稱職的職位是宣傳部長。戈培爾憑着小聰明,將德國的電影和媒體控制於掌上,報紙新聞亦須經他審核。

戈培爾雖然相貌庸俗,身邊女人卻數之不盡,還有名車和豪宅,以及從猶太人掠奪得來的貴重藝術品。

《戈》最令讀者感到有趣的是,該書首次披露,希特勒並不信任戈培爾,在決定大事情時,希魔從不徵詢戈培爾的意見。相反,戈培爾於一九二九年的日記寫道:希特勒是他的一切。

KC100 活化工廈 大堂免費開放作藝展

「活化工廈」遍地開花,而位於葵涌區的KC100在質素方面可謂冠絕活化工廈。工廈耗資6億元改裝,設備與傳統高級寫字樓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而最吸引的是KC100將開放逾千呎大堂區域,供非牟利文化藝術團體免費申請作展覽用途,返工人士可日日欣賞藝術展覽,也為社區增添文化氣息。

作為KC100的開幕首展,本地藝術家李楚洵(Samantha Li)帶來「P on P」(Painting on Photo)系列作品,畫作掛於大堂及升降機附近牆面,充分融入日常生活。據金寶集團營運總監游傑智介紹,未來的展覽將使用更多的展板、展台等道具,充分利用空間,展示更多作品,包括書畫、陶藝、雕塑、裝置藝術等。另外,室外也有一塊空地,也可提供給團體做適合的戶外展覽。他還透露:「申請展覽程序簡單,除場地佈置的必要開支外,公司不會收取額外費用,基本上可以說是免費開放。八月會



■設於KC100大堂的首個展覽,為眾人身後李楚洵的「P on P」作品展。張岳悅攝

舉行『企業家的藝術世界』書畫展,未來十月計劃舉辦『新中國名家』油畫展。」金寶集團主席李秀恒博士個人捐贈150萬元,作為發展文化藝術的首年營運資金。他表示,自己是藝術愛好者,「寧願節衣縮食,也要用心做好這件事。」他補充道:「雖然申請場地是本地團體優先,但內地或國外團體的題材適合,也會接受申請。希望可以藉這些文化藝術展覽,提高區內民眾的文化修養。」

文:張岳悅